# 四庫全書

子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程史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周　玫

桯史卷十三

宋 岳珂 撰

## 范碑詩跋

趙履常崇憲所刋四說堂山谷范滂傳余前記之矣後見跋卷廼太府丞余伯山禹績之六世祖若著倅宜州日因山谷謫居是邦慨然為之經理舍館遂遣二子滋游從之游時黨禁甚嚴士大夫例削札掃迹惟若著敬遇不怠率以夜遣二子奉几杖執諸生禮一日擕紙求

書山谷問以所欲拱而對曰先生今日舉動無愧東都黨錮諸賢願寫范孟博一傳許之遂默誦大書盡卷僅有二三字疑誤二子相顧愕服山谷顧曰漢書固非能盡記也如此等傳豈可不熟閩者敬嘆若著滿秩持歸上饒家居寶藏之再世散逸歸東武周氏又歸忠定家伯山僅傳摹本其子子壽鑄為四明制屬攜之笈中之官樓攻媿見之為作詩曰宜人初謂宜於人菜肚老人竟不振承天院記顧何罪一斥致死南海濱賢哉別駕

眷遷客不恤罪詈深相親哀哀不容處城闉夜遣二子
從夫君一日携紙匄奇畫引筆行墨生煙雲南方無書
可尋問默寫此傳終全文補亡三篋比安世偶熟此卷
非張巡巖巖汝南范孟博清裁千載無比倫披翁侍母
曾啓問百謫九死氣自伸別駕去官公亦已身雖既哀
筆有神我聞此書久欲見摹本尚爾況其真輟君清俸
登堅珉可立懦夫羞倿臣及屨常登朝以真蹟呈似攻
媿廼復題其後又面命幼子治録里士俞惠叔疇詩一

篇亟稱其佳焉其辭曰貂璫羣雛擅天網手驅名流入鈎黨屯雲蔽日日光無卵金神器春冰上汝南節士居危邦志剗蕭艾扶蘭芳致君生不逮堯舜死合夷齊俱首陽千年興壞真暮旦殷鑒詎應如許遠安知後人哀後人又起諸賢落南歎宜州老子筆有神蟬蛻顔揚端逼真少模龍爪已名世晚用雞毛亦絶人平生孟博吾尚友時事駸駸建寧舊朐蟠萬卷老蠻鄉獨感斯文聊運肘老子書名横九州一紙千金不當醻此書豈但翰

墨設心事恨恨關百憂人言老子味禪悅疾惡視滂寧
爾切須知許國本精忠不幸為滂甘伏節九原莫作令
人悲遺墨敗素皆吾師從君乞取宜州字要對崇寧黨
籍碑二詩明白痛快足以弔二老於九垓之期矣獨惠
叔末章頗傷峻厲跋卷又有柴中守一詩曰小春晝日
如春晚飲罷披圖清興遠夜光照屋四座驚金薤銀鉤
真墨本當年太史謫宜州腸斷梅花棲戍樓拾遺不逢
東道主翰林長作夜郎囚蠻烟瘴雨森鈇鉞更值韓盧

搜兎窟老色上面歡去心惟有忠肝懸日月郡丞嗜好
殊世人投箋乞字傳兒孫平生孟博是知已筆下寫出
精神騫興亡萬古同一轍黨論到頭不堪説刋章下郡
漢道微清流入河唐祚絶先朝白晝孤亦鳴正氣消盡
邪氣生殿門斷碑仆未起中原戎馬來縱横生蛟入手
不敢玩往事凄凉重三歎蘭亭瘞鶴徒爾為好刻此書
裨廟筭牛腰軸雖大詩之者惟此三人柴作亦佳特未
免唐人所謂昌黎淮西碑猶欠冒頭不得之戲耳伯山

前輩老成嘗為九江校官余又及同班行子壽世科令為鎮江外轄蓋方嚮用者

晦庵感興詩

朱晦翁既以道學倡天下涵造義理言無虛文少喜作詩晚年居建安乃作齋居感興二十篇以反其習自序其意斷斷乎皆有益於學而非風雲月露之詞也余從吾鄉蔡元思念成誦得之其序曰予讀陳子昂感遇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

青金膏水碧雖近乏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竒寳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頗以思致平凡筆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僊佛之間以為高也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眇追迹前賢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警且以貽諸同志云一曰昆侖大無外旁礴下深廣隂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羲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

翁為我重指掌二曰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
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
死幻語驚盲聾三曰人心妙不測出入秉氣機凝冰亦
焦火淵淪復天飛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
媚玉韞山含暉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
歎息將安歸四曰靜觀靈臺妙萬化此從出云胡自蕪
穢反受衆形役厚味紛朶頤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
馳騖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祈招詩徐

方御辰極五曰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況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踣反袂空漣洏漂淪又百年僭侯荷爵珪王章久已喪何復嗟歎為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六曰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沈忠良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無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

晉史自帝魏後賢合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七

曰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

麀聚瀆大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向

非狄張徒誰辨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

亂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

三策萬古開羣蒙八曰朱光徧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

閉九野陽德昭窮泉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

難忽善端本緜緜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

旅絶彼柔道牽九曰徽月墮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
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遥相當太一有常
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
寂感無邊方十曰放勛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
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褻光武烈
待旦起周禮恭維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
述存聖軌十一曰吾聞庖羲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
德坤布協地文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

憒然千古存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方
寸思彌敦十二曰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剝交
喪春秋魚魯多瑶琴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興言理餘韻
龍門有遺歌十三曰顏生躬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首
謹獨衣錦思尚絅偉哉鄒孟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
要為爾挈裘領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
無人踐斯境十四曰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
無有五性實斯存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

子幽探萬化原十五曰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祕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十六曰西方論縁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眄指心性名言起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躓彼榛棘途誰哉繼三聖為我焚其書十七曰聖人司教化横序育羣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叙旣昭陳人文亦褰開云何百

代下學絕教養乖羣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淳風反淪
喪擾擾胡為哉十八曰童蒙貴養正孫弟乃其方雞鳴
咸盥櫛問訊謹溫涼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
虔恭退息常端莊劬書劇嗜炙見惡逾探湯庸言戒麤
誕時行必安詳聖塗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於學
及時起高翔十九曰哀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尋豈無萌
蘖在牛羊復來侵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
奪孤根孰能任反躬艮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

何年秀穹林二十曰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夸毗子呫囁徒啾喧但逞言辭好豈知神監昏曰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馳騁今古劉華反實斯可謂志之所存者其中二篇論二氏之學猶若有輕重有無之辨晚學恨不得摂杖屨以質疑焉

武夷先生

建中靖國初有宿儒曰徐常持節河朔風采隱然重于

時然持論與時大異曾文肅布惡之嘗具詆先烈人姓
名陳之乙覽常列其間然未有以罪也會市肆有刋武
夷先生集者迺常所為文文肅之子紆適相國寺偶售
得之首篇乃熈寧間上王荆公書詆常平法者紆以置
几案間不為意文肅偶入爨舍見之袖以入明日遂奏
榻前且謂常元未嘗上此書特沽流俗之名耳言者從
之遂免所居官竟以蹭蹬徐嘗有教子詩曰詞賦切宜
師二宋文章須是學三蘇其措意如此宜其與文肅異

也

任元受啓

秦檜秉權寖久植黨締交牢不可破高皇淵嘿雷聲首更大化懲言路壅蔽之獘名湯元樞鵬舉於外執法殿中繼遷侍御史時有選人任盡言者居下僚好慷慨論事聞其除亟以啓賀之曰伏審光奉明綸榮躋横榻國朝更西都三府之制故御史不除大夫端公居南司五院之中與獨坐迭為憲長自昔雖稱於雄劇比歲或乖

於選掄污我霜臺賴公雪恥輒陳管見少助風聞靖言
有宋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十九載輔國而專政亘
古無之二百年列聖之貽謀掃地盡矣乃若糊名而較
藝亦復肆志而任私敢以五尺之童連冠兩科之士老
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爲鸞欺君實甚公擅名器報徼
時簞食之恩峻立刑誅鉗當世搢紳之口一時謫籍半
坐流言父子至於相持道路無復偶語每除言路必預
經筵蓋緣乳臭之雛實預金華之講受其頤旨應若影

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逮政府樞庭之有闕必諫官御史而後除所以復鷹犬之報而搏吠已憎踈駑鷺之班而孤危主勢私竊富貴之勢利豈止於子孫而為臣仰奪造化之鑪錘至不容人主之除吏方當宁之意未罪魏其而在位之臣專阿王氏致學官之獻佞假題目以文姦引前代興王之詩為其孫就試之讖旋從外幕擢置中都冀招致於妖言啓包藏之異意忠憤扼腕智識寒心上愧漢臣既乏朱雲之

請劒下懃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坐令存没之姦備極寵榮之典正緣和議常贊睿謀故聖主念功務曲全於體貌然憲臺議罪當明正於典刑賞當功所以示朝廷之至恩罰當罪所以貽臣子之大戒政若偏廢國將若何敢為上言莫如君重恭惟侍御氣剛而志烈學老而才雄自親擢於中宸即大符於民望明目張膽士林日誦於讜言造膝沃言天下咸受其陰賜雖直道盡更其覆轍而宏綱獨漏於吞舟惟九重之委任寖隆故四海

之責望尤備顧言彈擊無置渠魁刬令日之新除有昔人之故事韋仁約自稱鵰鶚才固絕倫張文紀不問孤狸惡惟誅首縱黃壤之已隔在白簡以難逃使六合之間忠義之心如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幾紹興湯御史之名不在慶歷唐子方之下其他世俗之謟語諒非方正之樂聞側聽褒遷別當修致湯得之喜袖以白上天顏為回故一時公議大明姦諛膽落盡言其助也任字元受有集名小醜楊誠齋為之序仕亦不大顯

余先君手抄其啓雜組中

氷清古琴

嘉定庚午余在中都燕李奉寧坐上客有葉知幾者官天府與焉葉以博古知音自名前旬日有士人携一古琴至李氏鬻之其名曰氷清斷紋鱗皴制作竒崛識與不識皆謂數百年物腹有銘稱晉陵子題銘曰卓哉斯器樂惟至正音清韻高月苦風勁瑔餘神爽泛絶機静雪夜敲氷霜天擊磬陰陽潛感否臧前鏡人其審之豈

獨知政又書大歷三年三月三日上底蜀郡雷氏斵鳳沼内書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士雄記李以質於蔡葉一見色動撚髯歎咤以為至寶客又有憶誦澠水燕談中有是名者取而閱之銘文歲月皆脗合良是葉益自信不誣起附耳謂主人曰甚行天下未之前覿雖厚直不可失也李敬受教一償百萬錢鬻者撑拒不肯曰吾祖父世寶此將貢之上方大璫甚人固許我矣直未及半渠可售李顧信葉語絶欲得之門下客為平章

莫能定余覺葉意知其為贗旁坐不平漫起周視讀沼
中字皆歷歷可數因得其所失乃以袖覆琴而問葉曰
琴之妍惡余姑謂非知敢問貞元何代也葉笑未應坐
人曰是固唐德宗何以問為余曰誠然琴何以為唐物
衆譁起致請乃指沼字示之曰元字上一字在本朝為
昭陵諱沼中書貞從卜從貝是矣而貝字闕其旁點為
字不成葢令文書令也唐何自知之貞元前天聖二百
年雷氏乃預知避諱必無是理是葢為贗者徒取燕談

以實其說不知闕文之孰於用而忘葢之且治深不可
措筆修琴時必剖而兩因題其上字固可識又何疑焉
衆猶爭取視見它字皆煥明實無旁點乃大駭李更衣
自内出或以白之抵掌笑葉嘶曰是猶隹琴特非唐物
而已李不欲逆勉彊薄醻頓損直十之九得焉鬻琴者
雖怒而無以辭也它日過諸塗頩而過之令都人多售
贋物人或賛媺隨輙取贏焉或徒取龍斷者之稱譽以
為近厚此與攫晝何異葢真敝風也

選人戲語

蜀伶多能文俳語率雜以經史凡制帥幕府之讌集多用之嘉定初吳畏齋帥成都從行者多選人類以京削繫念伶知其然一日為古冠服數人游於庭自稱孔門弟子交質以姓氏或曰常或曰於或曰吾問其所涖官則合而應曰皆選人也固請析之居首者率然對曰子乃不我知論語所謂常從事於斯矣即某其人也官為從事而繫以姓固理之然問其次曰亦出論語於從政

乎何有葢即其官氏之稱又問其次曰其又論語十七篇所謂吾將仕者遂相與歎咤以還調為淹抑有從憑其旁曰子之名不見於七十子固聖門下弟盍扣十哲而受教焉如其言見顔閔方在堂羣而請益子騫蹙頞曰如之何何必改究公應之曰然回也不改衆憮然不怡曰無已質諸夫子如之夫子不答久而曰鑚遂改火急可已矣坐客皆愧而笑聞者至今啓顔優流侮聖言直可誅絶特記一時之戲語如此

程史卷十三

程史卷十四

宋　岳珂　撰

陳了翁始末

陳了翁在徽祖朝名重一時為右司員外郎曾文肅布敬之欲引以附已屢薦于上使人諭意以將大用之了翁謂其子正彚曰吾與丞相議多不合今乃欲以官相餌吾有一書將遺之汝為我書且曰郊恩不遠恐失汝官柰何正彚再拜願得書了翁喜明日持以見文肅于

都堂適與左司朱彦會侍于賓次朱借讀其書動色既見文肅果大怒嘻笑謂曰此書他人得之必怒布則不然雖十書不較也了翁退即録所上文肅書及日録辯國用須知以狀申三省曰昨詣尚書省投書蒙中書相公面諭其詳謂瓘所論為元祐淺見單聞之説兼言天下未嘗乏才雖有十書布亦不動瓘不達大體觸忤大臣除具申御史臺乞賜彈劾外伏乞敷奏早行竄黜遂出知泰州鄒道鄉在西掖救之不從上臨朝謂文肅曰

璀如此報恩地耶又曰卿一向引璀又欲除左史朕
道不中議論偏令日如何文肅愧謝初議竄徙韓文定
為首台陸農師在政地救之曰璀言誠過當若責之則
更以此得名曾布必能容之也謫乃薄余謂前輩名節
之重身蹈危機不復小顧申省公牘百載而下讀之凜
凜有生氣余丱角時先夫人教誦古今奏議謂足壯他
日氣節此書與焉今尚憶其全文曰璀聞之古賢未嘗
無過周公孔子顏淵皆有過也子路聞過則喜所以為

聖賢之徒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百世之師故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匹夫改過善在一身大臣改過福及天下閤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内所賛頌然謂閤下無過則不可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閤下之過也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在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說蒙蔽之患孰大於此瓘之所撰日録辨一篇已進之於上閤下試一讀之則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可見矣瓘去年所論陝西河東事未盡

詳悉近守無為奉行朝廷詔勑乃知天下根本之財皆已運於西邊比緣都司職事看詳內降劄子因述其事名曰國用須知亦已進之於上閤下試讀之則所謂緣邊費而壞先政者可見矣主上修繼述之效閤下乃違志壞事以為繼述自今日已往其效漸見所以誤吾君者不亦大乎效之速者尤在於邊費熙寧條例司之所講元豐右曹之所守舉朝公卿無如閤下最知其本末今閤下獨擅政柄首壞先烈彌縫壅蔽人未敢議他日

主上因此兩事以繼述之事問於閤下閤下將何以為對當此之時閤下雖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卧也且邊事之費外則帥臣内則宰相帥臣知一方之事而已雖竭府庫之財而傾之不可責也至於宰相之任則異乎此矣豈可以知天下匱竭而恬不恤因壞先政因務蔽蒙閤下欲辭其過可乎璀比縁禀事聞閤下之言指尚書省為道揆之地璀謂閤下此言失矣三省長官宜守法而已若夫道揆天子三公之事豈太宰

之所得預乎兩年日食之變皆在正陽之月此乃臣道
太彊之應亦閤下之所當畏也宜守而揆豈抑畏之謂
乎周官曰居寵思危今天下旱蝗方數千里天變屢作
人心憂懼邊費壞敗國用耗竭而閤下方且以為得道
揆之體可謂居寵而不思危矣閤下於瓘有薦進之恩
瓘不敢負是以論吉凶之理獻先甲之言冀有補於閤
下若閤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則今日之言謂之負恩
可也負與不負在瓘察與不察在閤下事君之位無髙

下各行其志孰得而奪之乎璀去年九月三日上封章皆乞奏知東朝所以尊人主而抑外家也欽聖未見察則璀被貶黜後來慈意開悟則璀得牽復人主察孤臣之盡忠欽聖知忠言之有補母慈子孝主聖臣直此國家兩全之道廟社無疆之福也今欽聖納忠之美未白於天下而諫官不二之心得罪於廟堂脅持之風甚於去歲乖離之論唱自大臣所以厚欽慈者果在此乎璀前日辭都司之命而閤下未許其去者閤下必有以處

璀矣此士大夫之所共論也主上念欽聖納忠之意察
孤臣不二之心奬眷之恩至深至厚璀欲擇死所以圖
報効無負於人主無愧於外家一身之安危豈暇恤哉
然則今日之言安知不見察於閤下也閤下深思而已
璀不敢供要職重取煩言又不忍嘿嘿而去惟閤下留
聽幸甚前書尊堯集表盖與此互見始末讋訣立懦不
厭屢書也正彙是似益可嘉後竟坐罪流削坎壈不自
悔云

八陣圖詩

瞿唐灎澦天下至嶮每春夏漲潦砂磧巨石如屋者皆一夕隨波去獨諸葛武侯八陣圖巋然歷千古獨存議者謂其有神護紹興中蜀士有俞汝礪者持憲節來治于夔趣召過郡與夔帥宴江上謂是圖源委風后表而詩之自為序曰夔帥任子野以人日置酒江瀕觀武侯八陣圖諸公皆云八陣自武侯始捫膝先生獨謂不然乃作古風示之庶幾諸公知八陣之所由起其詩曰魚

腹江邊春事起萬點紅旗颺清泚主人元是劉夢得載酒娛賓水光裏酒闌放脚步沙磧細石作行相靡迤卧龍起佐赤龍子天地風雲入鞭箠蛇盤虎翼飛鳥翔四正四奇公所壘當時二十四萬師開門闔門隨臂指幾回嚇殺生仲達往往宵遁常騎豕海中僊人丈二屐相與往來迂玉趾笑云此公大肚皮龍拏虎擲堆胸胃江頭風波幾剷蕩斷岸奔峰俱披靡陽侯鏖戰三峽怒秪此細石吹不起晉大司馬宣武公常山之蛇中首尾幙

中矹矹何物客未有一客能解此千年獨有老竒癲見之斂袂三嘆喟頗知此法自玄女細與諸公剖根柢君不見風后英謀儘竒詭龕定蚩尤等蜉蟻漢大將軍親閱試四夷聞風皆褫氣馬隆三千相角掎西羌茸茸落牙觜而公於此出新意葢世功名無第二不知何處著雙手建立乃與天地比河圖洛書亦如此堂堂孔明今未死我門生人如死人老子不作一件事却被獼猴坐御床孰睍天王出居氾既不能蹶穿膝暴秦王庭放聲

七日哭不已又不能斷脰決腹死社稷滿地淋漓流腦髓羨它安晉溫太真壯它霸越會稽蠡八年嫪戀飽妻子灑涕東風肉生髀斑斑猶在杲卿髮離離未落張巡齒愛惜微軀欲安用有臣如此難準擬雖然愛國心尚在左角右角頗譜委二廣二矩及二甄春秋所書晉所紀況迺東廂與洞當復有青龍泊旬始淫淫陳法有如許智者舍是愚者蔽此圖昔人之芻狗參以古法行以已偏為前距狄笑之制勝於兹亮其豈介朱十萬破百

萬第顧方畧何如耳嗟我去國歲月老渺渺赤心馳玉
扆可憐阿伍財女子而我未刷邦家耻屬者買舟瀘川
縣扣船欲泛吴江水赤甲山前春雪深白帝城下扁舟
艤胡為於此久留滞細雨打篷愁不睡剽聞逆雛犯淮
泗陛下自將誅陳豨六師如龍賊如鼠殺回屋瓦皆甏
墜距黍直射六百步浮尸蔽江一千里哀哉獼猴大癡
絶垂死尚持虞帝匕那知光武定中興要把中原痛爬
洗君不見陛下神武如太宗萬全制陳將平戎倚聞獻

駴平江宮坐使四海開春容六騑還自江之東光復舊京如轉蓬蜀花千枝萬枝紅輙莫取次隨東風奇癲眼腦醉冬烘東向舞蹈壽逦翁醉醒聊作竹枝曲乞與㪍靏歌巴童喻三嵎人靖康初為祠部外郎僞楚之僭集議祕省簪弁恇慴喻獨捫其膝曰此豈易屈者哉即日掛冠去於是以捫膝自號有集十四卷它詩文嶮怪挺絕皆稱是劉後溪光祖實序之焉

開禧北征

開禧丙寅五月王師北伐有詔發鎮江總司緡錢七十萬犒淮東軍命官宣旨軍前宣臺檄余往時纛旗冞入未有所底傳聞叵測人皆憚行文移峻甚余不敢辭遂浮漕河而北次楚江北岸登海舟以入于淮天方暑夜碇中流海光接天星斗四垂回首白雲之思惻然悽動至漣水城已焚蕩六軍皆露宿獨餘軍學宣聖一殿巋然瓦礫中余謁宣參錢温父廷玉方病卧一板門上在十哲之傍視像設皆左衽相顧浩嘆遂至金城海舟之

行雙桅舞風舷幾入水稍轉則反之未嘗正也歸復道
洪澤龜山至盱泗招撫郭倪招宴泗之凝雲樓樓据城
而高城不甓址以石北望中原無障蔽焉樓之下為廳
事後有屋三楹榜曰金蘭堂方積笴充棟榜青牌金字
乃一士人書不知彼法何以不禁也郡治陋甚僅如江
浙一監當衙宇耳彼法簡便大抵如此聞之淮人云此
乃承平遺規南渡以後州郡事體始增侈既涉淮迄事
歸而王師失利潰兵蔽野下泣聲不忍聞皆傷痍或無

半體為之潛然間有依余馬首以南然不可勝救也是役也殿司兵素驕慣於炊玉不能茹糲食部餫者復幸不折閲多雜沙土軍中急於無糧强而受之人旦莫給飯二盂沃以炊湯多棄之道復負重暑行不堪其苦多相泣而就鏧道旁逃屋皆是臭不可近地多眢井亦或赴死其間每憩馬一汲輒得文身之皮浮于桶面間以井滿不可汲余暍甚不復能勺徒勺酒烹雞而薦之既還南徐官下以緼熱飲惡下利幾三月乃甦余嘗以塗

中所作詩篇為録曰北征多寓見其間特不詳所歴暇日回思少年氣鋭直前不懾者為之心折因書梗槩以起髀肉之悲

泗州塔院

余至泗親至僧伽塔下中為大殿兩旁皆荆榛瓦礫之區塔院在東廂無塔而有院後以土石甃洞作兩門中為巖穴設五百應真像大小不等或塑或刻皆左其衽余以先妣素敬釋氏奉其一于笈中以歸殿上有十六

柱其大皆尺有半八觚色黯淡如暈錦正今和州土碼
碯也和之產絡興間始剖山得之不知中原何時已有
此前六條特異皆晶明如纒絲承梁者二髙皆丈有六
尺其左者色正紅透時暑日方出隱柱而觀煥然晃明
天下奇物也泗人為余言唐時張刺史建殿而髙麗有
僧以六柱至航海入淮一龜趺露立云舊有碑載其事
今不存莫詰信否塔有影前輩傳記雜書之余至之明
日適見于城中民家亟往觀焉信然泗固無塔而影儼

然在地殊不可曉或謂影之見為不祥泗尋蕩棄豈其
應歟殿柱閒郭倪欲載以還維揚今不知何在

二將失律

王師始渡淮李汝翼以騎帥郭倬以池田俊邁以濠分
三軍並趨符離環而圍之彼將實欲迎降忠義敢死巳
肉薄而登矣我軍反嫉其功自下射之顛隕者曰是一
家人猶爾我輩何以脫於戮始復為備符離一尉游徼
于外不得歸城外十里間有叢木尉兵依焉我之餉軍

者輦過其下招司不夙計征丁于市人皆無衛部運官吏多道匿無與俱者尉鳴鼓餉者盡棄而奔則出于木間聚而焚之已輒歸三將無覺者但怪糧不時至居數日而士不爨矣初取泗無攻具夜發盱眙染肆之竿若寺廟之刹為長梯以登泗本土堙又無禦者幸而捷忠義與軍士已爭功而譁及是復不攜寸木往居泗一月而後之宿宿閘有我師以其帥府命先芟積清野待砲械無所取辦敢死又已前却乃坐而仰髙搏手莫知所

施汝翼之至也舍于城南有方井之地夷坦不宿草軍吏喜其免於崇雍也而營之會夜暑雨大作營乃故積水卑窪處草以浸死元非可頓兵也平明帳中水已數尺軍飢遂先潰二軍不能支皆掃營去改塗自蘄縣歸入城少憩而敵人坐其南門覆諸山下矣兵出方半縣門發屋者皆桀石以投人我軍幾殲焉敵人布薩貝勒者使謂汝翼曰田俊邁守濠實誘我人而啟釁端執以歸我我全汝師汝翼不敢應池之帥司提轄余永寧者

聞之以告倬曰今事已爾何愛一夫而不脫萬介之命乎倬憮然頷之永寧傳呼召俊邁計事至則毆下馬反接俊邁厲聲呼倬曰俊邁有罪太尉斬之可也奈何執以與敵倬回顧汝翼俱不言第目永寧使速行俊邁脫手自扼其喉卒復斂之俊邁有二馭者亡其名實在旁不能救泣而逃敵既得俊邁折箭為誓啟門以出二將猶剿其後騎免者不能半焉輕騎至盱眙幕府自歸余時適至二將舍玻瓈泉猶傳呼揚揚自若倬盖招撫倪

之弟也意右之招余言頗自文欲縶以歸于宣臺議既定問余何以處余曰大義滅親正典刑以全門戶上策也使他日朝廷欲勿行則失刑矣何以馭軍行之則失恩矣何以待招撫倪勃然變乎色不終席而揖余以湯招幕有與余厚者退而咎余言太峻余笑不答遂登舟以歸倬未行客有獻計於倪者曰軍方敗事未宣也縶而歸之其聞愈章遂庇弗遣余歸病中得邸狀汝翼倬俱薄謫湘湖間意泯熄矣居亡何有旨命大理正喬夢

符即京口置獄推俊邁事皆莫測所以發既乃聞余永寧者適以事至宣司遇俊邁之馭執之呼寃丘樞訊焉得其情以事已行不欲究第杖永寧脊黥流海島倬之弟僎輕佻人也好大言聞永寧得罪而怒實不知其事之出於倬妄謂不然以訴于平原平原謂之曰平反易耳第萬或一然國有常憲彼時何以為君地不如姑已僎固稱枉請直之喬遂來復追永寧于道俱下吏左驗明甚九月獄具永寧磔死倬棄市從者皆論極典汝翼

以不出語得減死竄瓊州復劾其匿軍帑之罪籍其家貲俊邁家賜宅子官時倪猶帥揚上親灑宸翰慰安之龍舒守章以初升之方待次居京口因至揚倪泣謂之曰岳監倉在否為我謝之愧不及先知之明也至冬倪亦以怯懦罷遂謫南康嘉定更化與僎俱流嶺南貲産隨所在沒入之僎蓋又儀真喪師之將也倬之罪不及汝翼倬嘗為建康副帥在廬輕財勇往邅迍不數旬即出兵於艱難中頗得士卒心方潰時不得已俱至蘄猶

力戰獨以一諾帷裼汝翼嘗為九江帥刻剥無藝軍士甚貧者日課屨二緉軍中號為李草鞋其遷馬帥也船發琵琶亭塗人咸詬而提擊之既敗猶取馬司五萬緡歸其家焚其籍倬死之後喬再入院鞫贓罪兼旬而竟僅得不死人猶以為幸也明年有自北逃歸者云見倞邁尚在彼葢不殺或謂郭氏實倡言以自逭莫可致詰倪倬僎皆棣杲果之諸子浩之孫世將家寵利盈溢進不知量遺其家聲云

程史卷十四

程史卷十五

宋 岳珂 撰

淳熙内禪頌

中興二朝授受之懿追媲堯禹一時薦紳名士親逢盛際濃墨大字以侈千一之遇者間有之而史不多見三松王才臣子俊者家廬陵以文鳴江西嘗作淳熙内禪頌一篇其文贍蔚典麗余甲戌歲在九江才臣自蜀東歸嘗訪余而出其藁其文曰惟皇上帝簡在宋德誕集

大命于我藝祖厥初造草昧相時之黔淪胥于虐浮頤沈顛靡所底定其孰躋之繄我是恃寧濡我躬俾即于夷塗匪位之懐我圖我民匪天我私惟我有仁八聖嗣厥理益以厚厥澤動植是洽堪輿是塞叶氣茲有羨以溢于罔極計其攸鍾是必有甚盛德使之横絶古今焜煌典冊而後天之報施乃不爽厥則惟我高宗克靈承于茲屬時陽九天步用艱强敵外陵亂臣内訌民罔奠居皇綱就淪惟我高宗克宏濟于茲左秉招摇右提干

將灑掃函夏復壽炎籙茲惟難能哉典時神天歷載三
紀民生春熙治象日舒曾靡是居俾聖嗣是荷茲惟難
能哉惟我壽皇紹大歷服聖謨無所事改慮我則闡之
俾益光聖治無所事改為我則熙之俾益昌志靡一不
繼事靡一不述我興問寢明星在天我往視膳麗日在
戶起敬起愛用家人禮祀越二十八曾靡間厥肇思篤
于親爰釋大位高宗神孫伊我聖子我是用禪先後惟
一軌皇乎休哉邈古之茫赫胥大鴻橧麻繩書不可攷

也已羲圖炳文民用有識孔删自唐登載益煥惟堯聖神談者稽焉蕩蕩巍巍匪天弗則遜于虞嬀首出帝典重華是仍亦以授禹由姒以降莫返于古初或以謂臣堯舜禹之事懿矣揆之於今其可儷歟臣曰奚直儷之耳堯陟元后七十載遭時不易洚水咨儆才者十六未宣乃庸凶族有四未麗于辟日叢萬幾以悴于厥衷式時玄德歴試罔不績主祭賓門天人交歸焉于廟受終夫豈其艱舜生登庸越其在位歴載各三十宅帝即真

又三十有三稽圖揆齡九秩式有衍脫躧萬乘兹非其時哉惟我高宗春秋五十有六惟我壽皇春秋六十有三黃屋赤霄委而弗留從容退居靡俟大耄以今准昔其決孰需焉以虞易唐嬀變而姒惟械于位廛廛釋厥負乃若為天子父以天下養後世無傳焉惟我壽皇聖孝孔時力靡遺餘愛敬既究熈以鴻號錫類湛恩燕及人老鉅典盛儀輝赫萬世惟我皇上聿駿前躅日肅輿衛來覲來省翼翼如也愉愉如也以昔視今其孝孰隆

焉故曰奚直儷之耳臣惟昔者封禪典引正符等篇其
事至末矣侈于麗藻以挾不朽刓今宏休軼于古始頌
聲弗宣不其缺歟作宋一經以駕帝典顧瞻朝著將有
人焉臣賤不敢與兹事堯極立民康衢有謡載在萬世
不以賤廢臣誠不佞請試效之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太初冥冥孰究孰營羲儀圖之靡麗于成有聖惟勛跳
之淪之斧其不條而荒度之匪世不阜匪穹不佑可燕
可守而勛以不有乃遜于華與世為公何以告之曰允

執其中華述厥志亦以命文命率克念厥紹以供闡厥
盛皇皇惟天而勛則之絕德與功紹者克之我瞻我稽
閱世惟千泯泯棼棼曾莫闖厥藩天將開之必固培之
厥培以豐古尚克回之豈惟回之視培淺深軼而躙之
視我斯今粵歲己酉二月壬戌天仗宵嚴彤庭曉蹕穆
穆壽皇如天斯臨羣后在位奉承玉音曰予一人實倦
于勤退處北宮以篤于親赫是大寶畀我聖子聖子惟
睿天命夙以啟不吝于權盡居乃功釋焉不居惟壽皇

之公壽皇之公其孰發之念我高宗中心怛之始時春
秋五十有六嚮用康寧以燕遐福亟其與子于密退藏
其子為誰繄我壽皇壽皇承之匪亟匪徐二十八年四
方于于國是益孚生齒益蕃于野于朝肅肅閒閒聖子
重暉如帝之初於千萬年曾靡或渝孰條不根孰委弗
源念我高宗允遜孔艱匪高宗是懷藝祖之思洗時之
腥仁涵于肌靈旗睒睒平國惟九其酋既貸矧彼羣醜
吾子吾孫吾士大夫毋刻爾刑顧質之書爾有嘉言爾

則我告我賞我勸如彼害何悼不以干戈而置詩書維
彼槐庭謂匪儒弗居列聖一心諱兵與刑維鯁言是聽
惟大猷是經鍾我高宗啟我壽皇爰及聖上篤其明昌
惟是四條式克至今藝祖高宗壽皇之心匪時匪今 振
古之式式勿替厥度亦以燕罔極帝開明堂百辟來賀
四夷攸同莫敢或訛不肅不厲不震不竦焯其舊章貽
我垂拱勌迫大耄乃禪于華華逮陟方俾夏建厥家孰
如高宗及我壽皇與齡方昌而遽晦厥光帝降而王功

弗德之逮庸不列五帝而祖三代孰如我皇惟德崇崇
顯號鴻休蔚其並隆惟時壽皇萬壽無疆日三受朝衮
冕煌煌維時皇上治益底厥極親心載寧萬邦以無斁
萬姓謳歌于室于塗微臣作頌以對于康衢又自作序
其後謂元次山言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
頌盖帝王之世以詩頌為一件最緊切事專設採詩之
官以搜求之重以其時教養有方人人能文故郊祀天
地則有頌祀四嶽河海則有頌講武類禡則又有頌薦

魚獻鮪等事亦皆有頌後世於詩頌既不甚經意而能文之士亦不世有鴻烈麗藻率不相值且如有肅宗復兩京之功又適有元結能作頌有憲宗平淮蔡之功又適有韓愈柳宗元能作碑若雅是以其功烈益大彰明灼著足以傳示無極韓碑一為人所磨易以段文昌之作便俳諧淺陋讀者悶然厭之豈復能有所發揚也子俊於前輩無能為役亦詎敢謂能文然所述淳熙内禪頌鄉曲一二鉅公皆盛有所稱道以為可以庶幾古作

者墮在山林無階上徹盖十有六年于兹屬者士大夫或慕之俾自附於東漢傅毅之義上表投進亦試擬作表章一通矣又念齒髮如許恐有干澤之嫌以召簡書朋友之譏亦不果進也顧藏之家以自致其意云才臣盖師誠齋誠齋亟稱其文有法而為文自鑄偉辭其史論有遷固之風其古文有韓柳之則其詩句有蘇黃後山之味至於四六踵六一東坡之步武超然絕塵崛奇層出自汪彦章孫仲益諸公而下不論也小技如尺牘

本朝惟山谷一人今王君亦咄咄逼之矣挾希世之寳而未應時之須可為長嘆息等語嘗游京師上史館書述此頌之意以杜篤自況階薦得官初任徑為成都帥幙歸遂棲遲衡泌其節亦可觀云

愛莫助之圖

建中靖國初韓文定忠彦當國黨禍稍觧天下吐氣鄧洵武為起居郎乘間以紹述熈豐政事為言上意雖不能無動而未始堅决也鄧氏有位中丞者曰綰成都人

在熙寧初倅寧州嘗上言陛下得聖臣行青苗良法臣以寧州民心歡悅者占之天下可從知矣惟陛下堅守勿變毋惑流俗王荆公喜薦于上遂階召擢是時蜀士在朝者咸唾罵之綰有唾罵從汝好官須我為之之語洵武蓋其子也自度清議必弗貸且有駟不及舌之慮懼文定知之未知所以回天者憂形于色有館客者聞之獻計曰新法者神考所行之法也韓琦實嘗沮之為條例司所駮先帝以其勲勞弗之罪令忠彦得政而廢

新法是忠彦能紹述琦之志也忠彦為人臣尚不忘其父上為天子乃忘其父兄耶誠能以此為上别白上必感動洵武喜謝不及造膝如其言玉色愀然亟俞之於是崇寧改元天下曉然知其意矣洵武復進一圖曰愛莫助之圖以豐祐人才分而為二能紹述者居左惟温益而下一二人而列于右者皆指為害政蓋舉朝無遺焉於左列之上密覆一名曰蔡京謂非相京不可上覽而是之洵武亦馴致政地卒之成蔡氏二十年擅國之

禍胎靖康喪亂之酷者此圖也初神宗既用荆公隨亦
厭之綰薦荆公之子雱寢筆中出以綰操心頗僻賦性
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遂罷中丞知虢州夫洵武以
左史薦宰相以厐僚變國論可謂不循分守者矣是以
似之者歟

慶元公議

趙忠定既以議者之言去國善類多力爭而逐韓平原
之權遂張公議譁然日有懸書北闕下者捕莫知主名

太學生敖器之陶孫亦有詩其間曰左手旋乾右轉坤羣公相扇動流言狼胡無地歸姬旦魚腹終天痛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代孫一時都下競傳既乃知其出於器之平原聞之亦不之罪也器之後登進士第今猶在選調中

楊艮議命

蜀有楊艮者善議命游東南公卿間瞽而多知自云知

數言頗不碌碌其得失多以五行為主不深信珞琭諸
書嘉泰辛酉來九江太守易文昌被留之徧見郡官余
適在周夢與坐上時韓平原得君權震天下夢與因扣
以所至艮屏人愀然曰是不能令終夫年壬申金也申
為金位有坤土以厚之故金之剛者莫加焉目曰劒鋒
從可知矣是金不復畏他火惟丙寅能制之盖支干納
音俱為火而履於木木實生火火且自生生生不窮雖
使百鍊終能勝天理之自然哉凡人生時主末令乃遇

之兆已成矣且其月辛亥其日巳巳四孟全備二氣交戰雖以致大受之福亦以揕衝擊之災今術者亦頗知之多疑其丙寅歲病死以為不可再值其實不然盖火炎金液外强中乾以剛遇烈赫赫然天地一鑪鞴萬物一橐籥孰可鄉邇是年顧當兆禍耳未疾顛也年運于卯火為沐浴氣微而敗灰燼鎔竭不能支矣然受物也大非盡其用弗可一陽将萌亶其時乎夢與相顧動色謹志之冊弗敢言及余官鎮江偶遇之適林總鄉祖洽

來餉軍興檄吳江袁丞韶入幕丞登科人有雋才余問其命曰辛巳丙申丁亥壬寅余謂亦俱在四孟而丁壬丙辛皆真化且於格為天地德合尤分明遂扣艮前說因以為擬艮作而曰惟其大分明所以非韓比特二化氣皆生韓自此却不及之遂一笑舍去既而艮言皆大驗乃歎其神袁近歲以薦者改秩為宰盖方晉未艾也

獻陵䟽文

獻陵嗣位未幾而有敵禍躬蹈大難以紓京邑之酷天

下歸其仁炎輿中天八駿忘返髙景山初以訃聞朝野
縞素皆有攀龍髯泣烏號之痛任元受時為下僚率中
原搢紳為位佛宫以致哀焉作疏文二篇以敘其志文
澹意真讀者灑涕其一曰時廵萬里羣心久阻於望霓
歳閲三星凶問奄傳於馳驛哀纒率土究薄層空臣等
跡忝簪纓心增荼蓼從君以出始慙晉國之亡臣御主
而還終愧趙王之養卒攀號靡及摧殞何窮嘗聞無罪
而殺一夫尚復有辭而請上帝矧兹二紀喪我兩君義

不戴天扣九關而無路禮應投地庶十力之可憑爰竭蚍蜉之誠仰干龍象之馭恭惟大行孝慈淵聖皇帝夙躋上聖遽辱多艱嗣服幾年躬勤庶政屈尊絶域本為生靈已深露蓋之嗟更劇輬車之痛遺弓安在憑几莫聞熏修唯藉於佛乘升濟式資於僊駕恭願神游超越睿識圓明區脫塵空來即寶華之法會兠離響滅常聞金鼓之妙音更冀大覺垂慈三靈協佑護持正法隆世祖中興之功摧伏諸魔雪懐王不返之怨其二曰僊馭

實空載嚴遐薦法筵撤席更罄餘哀恭惟大行孝慈淵
聖皇帝蹈千仞之淵氷脫羣生於塗炭皇天降割裔土
告終萬乘壘線將禦徐戎之難六軍縞素咸聲義帝之
究自憐踈逖之蹤莫效纖微之報唯憑妙果式助神游
恭願法證三乘趣超十地如天子名為善寂萬有皆空
如世尊身入涅槃一真不滅然後神明助順中外協謀
載木主以徂征併修先君之怨奉梓宮而旋葬仰慰在
天之靈元受上湯中丞啟珂固嘗書之義不忘君直不

蔽𧹞忠信之至也黴祖上賓洪忠宣蓋嘗於燕京惘忠寺肆筵以奠是時方身縻異境若於郡國禮制之外因心薦嚴雖前無此比亦不失臣子盡誠之誼云

李敬子

南康屬邑曰建昌修水經馬元祐尚書李公擇常居其上宗泒皆承素業以儒名有曰敬子燔者登進士第為禮部易經魁授岳陽郡博士其祖母黄氏死敬子請解官與諸叔俱行喪義聲振一時既復分教襄陽武帥某

者敬禮之敬子獨不答適郡有醼敬子預坐間言及歲
薦事寮屬咸起囁嚅帥曰郡有賢儒為師楷詎可舍不
薦皇及其他敬子作曰燔之無功名念久矣此决不敢
當帥怒罷酒然終欲牢籠之敬子岸然弗屈郡庠有檽
星門居營幕之左昏夙啟閉之不時軍士以為病請于
前校官削學地置軍門既數載矣敬子顧必復之軍吏
讙呶不服上之府帥乘此欲擠之文移頗侵學官敬子
解其意一夕解印綬遁去城闍以狀白帥徑以聞且劾

擅去官守有詔免所居官敬子既歸躬鋤耰其樂不改治廟祀裁古今彝制為通行家事繩繩有法度築室曰耕讀以待學者横經其間士爭趨之輿議亟稱其賢嘉定辛未詔除大理司直朝路欣欣望其來敬子力辭且曰燔苟固丘園非所學特冒焉立朝懼越其分請得以幕議賛澄清之最遂添差江西漕屬方其居鄉時士子向風不遠千里至晦菴朱先生在建陽敬子實師承之其源流盖有自云

黃潛善

宣和六年春東都地震後三月又震宮殿門皆動有聲既而蘭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沒入地而山下麥苗乃在山上驛書聞朝廷徽祖為之側席時方得燕兵端釁日侈上心向闌遇災而懼臨朝謂羣臣曰大觀彗星之異張商英勸朕畏天戒更政事雖復作輟朕常不忘五月壬寅遂罷經撫房於是時事危一變矣會遣右司郎中黃潛善按視回乃沒其實以不害聞天意遽回六月詔

天下起免夫錢圖卒固燕黄騄遷户部侍郎建炎中興復以攀附致鼎軸殺陳東歐陽澈逐李忠定綱撤備納寇皆其為也維揚渡江以覆餗賜罷迹其媕阿患得之心盖已見於在庶僚時矣遺臭千載言之撫膺

郭倪自比諸葛亮

郭棣帥淮東實築二城倪從馬余兄周伯吏部時在其幕府每從東閣游見其論議自負莫敢攖者一日持扇題其上曰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意盖以

孔明自許竊怪之以為少年戲劇妄標置耳嘉泰開禧間倪位殿巖賓客日盛相與慫慂真以為臥龍復出遂逢當軸意以興六月之師吳衡守盱眙過見之於揚倪迎謂曰君所謂洗脚上船也予生西陲如斜谷祁山皆狹隘可守而不可出豈若得平衍夷曠之地掉鞅成大功顧不快邪陳景俊為隨軍漕先行燕之中席酌酒曰木牛流馬則以煩公衆咸笑之余至泗正暑見其坐上客扇果皆有此兩句然後知所聞為不誣也倬既潰于

符離僎又敗于儀真自度不復振對客泣數行時彭法傳師為法曹好詼謔適在坐謂人曰此帶汁諸葛亮也傳者莫不拊掌俛知而怒將罪之會罷去遂止傳師豪士以恩科得官依錢東巖之門不伈伈顩宦督府嘗欲舉以使北而不克遣終老於選調云



程史卷十五